張長史集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張長史集
作者：張融　南齊

輯者：張溥

本作品收錄於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

張長史集題詞

吳郡張氏之盛，前有敷、演、鏡、暢，後有充、融、卷、稷。融字思光，孔德璋所謂外兄張長史也。張氏世理音辭，修儀範思，光獨詭越，驚人似一狂士，然孝親敬嫂，感德重義，人倫之際，何亹亹也！自序文章云：「不阡不陌，非途非路。」後有狀者，不如其善自狀也。《海賦》文辭詭激，欲前無木華，雖體致未諧，藩籬已判，傳詩絕少，落落如之。白雲清風，孤臺明月，想見其人，通源定本，直謂百聖同投，本末無異。周子長辨，倒兵乃已。彼生平談論，總無師法，白日發歌，鴻飛起悟，孤神獨逸，窺其意好，似慕北海與之同名，然謂天下有兩融又掉頭不受也。獠賊厲刃，高詠洛生，浮海大風，乾魚寄傲，天子賜衣，尚書趨拜，曾何足慕，具此天性，固思光文字所由出乎？

婁東張溥題

內文

賦

海賦

蓋言之用也，情矣形乎，使天形寅內敷，情敷外寅者，言之業也。吾遠職荒官，將

海得地，行關入浪，宿渚經波，傅懷樹觀，長滿朝夕，東西無里，南北如天，反覆懸烏，表裏菟色。壯哉水之奇也，奇哉水之壯也。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，吾問翰而賦之焉。當其濟興絕感，豈覺人在我外。木生之作，君自君矣。

分渾始地，判氣初天，作成萬物，為山為川。總川振會，導海飛門。爾其海之狀也、之相也，則窮區沒渚，萬里藏岸，控會河、濟，朝總江、漢。回混浩潰，巔倒發濤，浮天振遠，灌日飛高。摐撞則八紘摧賮，鼓怒則九紐折裂。　　長風以舉波，漰天地而為勢。

澤澮洽，來往相　　。汩滜　　渤，　　石成窟，西衝虞淵之曲，東振湯谷之阿。若木於是乎倒覆，折扶桑而為渣。濩　　渾，淙　　碨雍，渤淬淪漰，瀾淺壟從。湍轉則日月似驚，浪動而星河如覆。既烈太山與崑崙相壓而共潰，又盛雷車震漢破天以折轂。滬漣涴瀨，輾轉縱橫。揚珠起玉，流鏡飛明。

是其回堆曲浦，幽關弱渚之形勢也。沙嶼相接，洲島相連。東西南北，如滿于天。梁禽楚獸，胡木漢草之所生焉。長風動路，深雲暗道之所經焉。苕苕蒂蒂，窅窅翳翳。晨烏宿於東隅，落河浪其西界。茫沆汴河，汩磈漫桓。旁踞委岳，橫竦危巒。重嶂岌岌，攢嶺聚立。崔　　嶔，架石相陰。{⿰山陰}{⿰山隤}陁陁，橫出旁入。嵬嵬磊磊，若相追而下及。峯勢縱橫，岫形參錯。或如前而未進，乍非遷而已却。

天抗暉於東曲，日倒麗於西阿。嶺集雪以懷鏡，巖昭春而自華。江洚　　，潨巖拍嶺。觸山礦石，汙　　況。碨泱　　，流柴磹　　。頓浪低波，　　砉硪，折嶺挫峯，窄浪硍掊。朋山相嵽，萬里藹藹，極路天外。電戰雷奔，倒地相礛。獸門象逸，魚路鯨奔。水遽龍魄，陸振虎魂。卻瞻無後，向望無前。長尋高眺，唯水與天。若乃山橫蹴浪，風倒摧波。磊若驚山竭嶺以竦石，鬱若飛煙奔雲以振霞。連瑤光而交綵，接玉繩以通華。

爾乎夜滿深霧，晝密長雲，高河滅景，萬里無文。山門幽暖，岫戶葐菖。九天相掩，王地交氛。汪汪橫橫，沆沆浩浩。淬潰大人之表，泱蕩君子之外。風沫相排，日閉雲開。浪散波合，岳起山隤。

若乃漉沙構白，熬波出素。積雪中春，飛霜暑路。爾其奇名出錄，詭物無書。高岸乳鳥，橫門產魚。則何懼鱐鮨，　　魤　　鯃。哄日吐霞，吞河漱月。氣開地震，聲動天發。噴灑噦噫，流雨而揚雲。喬髓壯脊，架岳而飛墳。　　動崩五山之勢，瞷睮煥七曜之文。螪　　瑁蝉，綺貝繡螺。玄珠互綵，綠紫相華。遊風秋瀨，泳景登春。伏鱗漬綵，昇魵洗文。

若乃春代秋緒，歲去冬歸。柔風麗景，晴雲積暉。起龍塗於靈步，翔螭道之神飛。浮微雲之如菅，落輕雨之依依。觸巧塗而磕遠，抵欒木以激揚。浪相磚而起千狀，波獨湧乎驚萬容。蘋藻留映，荷芰提陰。扶容曼綵，秀遠華深。明藕移玉，清蓮代金。眄芬芳於遙渚，汎灼爍於長潯。浮艫雜軸，遊舶交艘。帷軒帳席，方遠連高。入驚波而箭絕，振排天之雄飆。越湯谷以逐景，渡虞淵以追月。徧萬里而無時，浹天地於揮忽。雕隼飛而未半，鯤龍趠而不逮。舟人未及復其喘，已周流宇宙之外矣。陰鳥陽禽，春毛秋羽。遠翅風遊，高翮雲舉。翔歸棲去，連陰日路。瀾漲波渚，陶玄浴素。長紘四斷，平表九絕。雉翥成霞，鴻飛起雪。合聲鳴侶，並翰翻羣。飛關溢繡，流浦照文。

爾夫人微亮氣，小白如淋。涼空澄遠，層漢無陰。照天容於鯈渚，鏡河色於魦潯。括蓋餘以進廣，浸夏洲以洞深。形每驚而義維靜，跡有事而道無心。於是乎山海藏陰，雲塵入岫。天英徧華，日色盈秀。則若士神中，琴高道外。袖輕羽以衣風，逸玄裾於雲帶。筵秋月於源潮，帳春霞於秀瀨。曬蓬萊之靈岫，望方壺之妙闕。樹遏日以飛柯，嶺回峯以蹴月。空居無俗，素舘何塵。谷門風道，林路雲真。

若乃幽崖　　，隈隩之窮，駿波虎浪之氣，激勢之所不攻。有卉有木，為灌為叢。路糅網雜，結葉相籠。通雲交拂，連韻共風。蕩洲磽岸，而千里若崩；衝崕沃島，其萬國如戰。振駿氣以擺雷，飛雄光以倒電。

若夫增雲不氣，流風斂聲。瀾文復動，波色還驚。明月何遠，沙裏分星。至其積珍全遠，架寶諭深。瓊池玉壑，珠岫珂岑。合日開夜，舒月解陰。珊瑚開繢，琉璃竦華。丹文錦色，雜照冰霞。洪洪潰潰，浴干日月。淹漢星墟，滲河天界。風何本而自生，雲無從而空滅。籠麗色以拂烟，鏡懸暉以照雪。

爾乃方員去我，混然落情。氣暄而濁，化靜自清。心無終故不滯，志不敗而無成。既覆舟而載舟，固以死而以生。弘芻狗於人獸，導至本以充形。雖萬物之日用，諒何緯其何經。道湛天初，機茂形外。亡有所以而有，非膠有於生末。亡無所以而無，信無心以入太。不動動是使山岳相崩，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。行藏虛於用舍，應感亮於圓會。仁者見之謂之仁，達者見之謂之達。咭者幾於上善，吾信哉其為大矣。

箋

與豫章王嶷箋

(朱謙之，吳郡錢塘人。父昭之假莽田側，為族人幼方所焚，謙之雖小，便哀戚如執喪事，長不婚娶。永明中，手刃殺幼方，詣獄自繫時，嶷為郡刺史，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璡、司徒左西掾張融牋上嶷，嶷言之世祖，嘉其義，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。將發，幼方子惲於津陽門伺殺謙之，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惲，世祖曰：「此皆義事，不可問。」悉赦之。)

《禮》開報仇之典，以申孝義之情，法斷相殺之一，以表權時之制。謙之揮刃軒冕，既申私禮，繫以就死，又明公法。今仍殺之，則成當世罪人；宥而治之，即為盛朝孝子。殺一罪人，未足弘憲；活一孝子，實廣風德。張緒、陸澄，是其舊鄉，應具來繇。融等與謙之竝不相識，區區短見，深有恨然。

書

與從叔永書

融昔稱幼學，早訓家風，雖則不敏，率以成性。布衣葦席，弱年所安，簞食瓢飲，不覺不樂。但世業清貧，民生多待，榛栗棗修，女贄既長，束帛禽鳥，男禮已脩。勉身就官，十年七仕，不欲代耕，何至此事。昔求三吳一丞，雖屢舛錯。今聞南康缺守，願得為之。融不知階級，階級亦可不知融，政以求丞不得，所以求郡，求郡不得，亦可復求丞。

與王僧虔書

融，天地之逸民也。進不辨貴，退不知賤，兀然造化，忽如草木。實以家貧累積，孤寡傷心，八姪俱孤，二弟頗弱，撫之而感，古人以悲。豈能山海陋祿，申融情累。阮籍愛東平土風，融亦欣晉平閑外。

與從弟璟書

（昇明元年，劉彥節有異圖，弟遐為吳郡，潛相影響。齊高帝密令璟取遐，諸張世有豪氣，璟率兵入郡，斬之。高帝即授璟吳郡太守，融與璟書。）

吳郡何晚、何須王反，聞之嗟驚，乃是阿兄。

答周顒書

張融白：吾未能忘身，故有情身分外。既化極魂首，復為子弟留地，不欲使方寸舊都，日夜荒沒。平生所困，橫馗而草，所以製是門，律以律其門，非佛與道，門將何律？故告氣緩命，憑魄申陰，數感十應，通源定本，實欲足下發予奇意。果能翔牘起情，妙見正析，既赴所志，今為子言。

周之問曰：「《論》云：『致本則同』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？」答彼周曰：「夫性靈之謂性，能知者也；道德之為道，可知者也。能知而不知所可知，非能知之義；可知而不為能知所知，非夫可知矣。故知能知必赴於道，可知必知所赴。而下士雷情波照，鼓欲噪神，精明驅動，識用沈靄，所以倒心下灌，昭隔於道。至若伯陽，專氣致柔，停虛任魄，載營抱壹，居凝通靜。靜唯通也，則照無所沒，魄緒停虛，故融然自道。足下欲使伯陽不靜，窮可而得乎？使靜而不怕，道亦于何而可得。今既靜而兩神，神靜而道二，吾未之前聞也。故逗極所以一為性遊簡，且韻猖狂，曠不能復，行次戰思，定霸宇內，但敷生靈以竦志，庶足下罔象以捫珠。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，皇有三而道無二。鳧乙之交定者，鴻乎？吾所以直其繩矣。」

周之問曰：「言道家者，豈不以二篇為主？言佛教者，亦應以般若為宗。二篇所賢，義極虛無；般若所觀，照窮法性。虛無法性，其寂雖同；住寂之方，其旨則別。」答彼周曰：「法性雖以即色圖空，虛無誠乃有外張義，然環會其所中，足下當加以半思也。至夫遊無蕩思，心塵自拂，思以無蕩，一舉形上，是雖忘有，老如騫釋，然而有忘，釋不伐老。當其神地悠悠，精和坐廢，寂然以湛其神，遂通以冲其用。登其此地，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，陟其此意，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，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，故妙得其一矣。直以物感既分，應物難合，令萬象與視聽交錯，視聽與萬象相橫，著之既已深，卻之必方淺，所以苦下之翁，且藏即色，順其所有，不震其情，尊其所無，漸情其順，及物有潛去。人時欲無，既可西風晝舉而致，南精夕夢，漢魂中寐，不其可乎？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，則非期於得意，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，得意復爽吾所期。卿若疑老氏盡有，而不亮以教，則釋家有盡，何以峻迹斯時？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，其猶老氏，時峻此迹逗極之同，茲焉余意。

周之問曰：「《論》云：時殊故不同其風，是佛教之異於道也。世異故不一其義，是道

言之乖於佛也。道佛兩殊， 非鳧則乙。」答彼周曰：「非鳧則乙，迹固然矣。迹固其然，吾不復答。但得其世異時殊，不宜異其所以之異。」

周之問曰：「未知高鑒，緣何識本？」答彼周曰：「綜識施本，已吐前牘。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，正復是目擊道斯存，卿欲必曲鞠其辭，吾不知更所以自訟。

周之問曰：「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。恐戰獄方興，未能聽訟也。」答彼周曰：「得意有本。何至取教。」

周之問曰：「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，則此教之源，每沿教而見矣。」答彼周曰：「誠哉有是言。吾所以見道，未壹於佛，但吾之即此言，別有奇即耳。」

周之問曰：「自應鹿巾環杖，悠然自擊，儒墨闇闇，從來何諍？」答彼周曰：「虞芮二國之鬭田，非文王所知也。碎白玉以泯鬭，其別有尊者乎？況夜戰一鴻，妄巾鳧乙，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，環杖之自誣掌中，吾安得了之哉？」

周之問曰：「苟合源共是，分迹雙非，則二迹之用宜均去取奚為翔集？所向勤務唯佛，專氣抱一，無謹於道乎？」答彼周曰：「應感多端，神情數廣。吾不翔翮於四果，卿尚無疑其集佛。吾不翔翮於五通，而於集道復何晦。且寶聖宜本，迹匪情急，矧吾已有所集，方復移其翔者邪？卿得其無二於兩楹，故不峻督其去取。」

周之問曰：「吾則心持釋訓，業愛儒言，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，為當本一末殊，為本末俱異邪？」答彼周曰：「吾乃自元混百聖，同投一極，而近論通源，儒不在議。足下今極其儒，當欲列儒圍道，故無屬垣耳隙，思潛師夜，以遂圖掩天城，恐難升之險，非子所躋，則吾見師之出，不見其入也。吾已謂百聖同所投，何容本末俱其異。更以瀝勢倒兵，恣卿智勇。吾之勇智，自縱橫湊出。」

周顒重答張長史書（并重問）

周顒頓首。夫可以運寄情抱，非理何師。中外聲訓，登塗所奉，而使此中介分然，去留無薄，是則怏怏失路，在我奚難。足下善欲言之，吾亦言之未已也。輒復往研，遲承來析。

《通源》曰：「法性雖以即色圖空，虛無誠乃有外張義，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，順其所有，不震其情，尊其所無，漸情其順。」周之問曰：「苦下之藏即色，信矣。斯言也，更恐有不及於即色，容自託以能藏，則能藏者廣，或不獨出於厲鄉耳。夫有之為有，物知其有，無之為無，人識其無。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，是吾三宗。鄙論所謂『取捨驅馳，夫有能越其度』者也。佛教所以義奪情靈，言詭聲律，葢謂即色非有，故擅絕於羣家耳。此塗未明，在老何續？但紛紛橫沸，皆由著有之家，因俗茲焉是患。既患由有滯，而有性未明，矯有之家，因崇無術。有性不明，雖則巨蔽，然違誰尚。靜涉累實微，是道家之所以有埤弘教，前白所謂『黃老實雄』者也，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。若如斯論，不得影響於釋宗矣。吾之位老不至乃然。大夫士應世，其體無方，或為儒林之宗，或為國師道士，斯經教之成說也。乃至宰官長者，咸託身相，何為老生，獨非一跡，但未知涉觀淺深，品位高下耳。此皆大明未啟，權接一方，日月出矣，爝火宜廢，無餘既說，眾權自寢。足下猶欲抗遺燎於日月之下，明此火與日月通源。既情崇於日月，又無侮於火本，未知此火本者，將為名乎？將或實哉？名而已邪？道本安在？若言欲實之，日月為實矣，斯則事盡於一，佛不知其道也。通源之旨，源與誰通？」

《通源》曰：「當其神地悠悠，精和坐廢。登其此地，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，陟其此意，吾孰釋老氏之與釋家？」又曰：「今既靜而兩神，神靜而道二。吾未之前聞也。」又曰：「伯陽專氣致柔，停虛任魄，魄緒停虛，故融然自道也。」又曰：「心塵自拂，一舉形上。」周之問曰：「足下法性雖以即色圖空，虛無誠乃有外張義。」竊謂老釋重出，對分區野，其所境域，無過斯言。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，自悠悠於有外；釋家之精和坐廢，每坐廢於色空。登老氏之地，則老異於釋涉；釋氏之意，則釋氏殊於老。神既靜而不兩，靜既兩而道二。足下未之前聞，吾則前聞之矣。苟然明魄緒停，虛是自虛，其所謂虛，融然自道，亦非吾所聞道。若夫心塵自拂，一舉形上，皆或未涉於大方，不敢以《通源》相和也。」

《通源》曰：「足下欲使伯陽不靜，窮可而得乎？使靜而不怕，道亦於何而不得。」周之問曰：「甚如來言，吾亦慮其未極也。此所謂得在於神靜，失在於物虛。若謂靜於其靜，非曰窮靜，魄於其魄，不云盡魄。吾所許也，無所間然。」

《通源》曰：「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，則非想期於得意。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，得意復爽吾所期。」周之問曰：「盡有盡無，非極莫備，知無知有，吾許其道家，唯非有非無之一地，道言不及耳。非有非無，三宗所蘊，倘贍餘慮，惟足下其眄之念，不使得意之相爽，移失於有歸耳。」

《通源》曰：「非鳧則乙，蹟固然矣。蹟固其然，吾不復答。」又曰：「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，正復是目擊道斯存。」又曰：「得意有本，何至取教。」又曰：「誠哉有是言！吾所以見道來，一於佛。」周之問曰：「足下之所目擊道存，得意有本，想法性之真義，是其此地乎？佛教有之，足下所取非所以，何至取教也？目擊之本，即在教跡，謂之鳧乙，則其鴻安漸哉？諸法真性，老無其旨，目擊高情，無存老蹟。旨蹟兩亡，索宗無所論，所謂無侮於道，本當無侮於何地哉？若謂探道家之跡，見其來一於佛者，則是真諦實義，沿文可見矣。將沿於《道章》而得之乎？為沿於《德篇》而遇之也？若兩無所沿，而玄德於方寸者，此自足下懷抱，與老釋而為三耳。或可獨樹一家，非老情之所敢逮也。」

《通源》曰：「虞芮二國之鬭田，非文王所知也。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，環杖之自誣掌中，吾安能了之哉？」周之問曰：「足下謂苦下之，且藏即色，則虛空有闕矣。足下謂法性，以即色圖空，則法性為備矣。今有人於此，操環杖而言法性，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，誚曰：『爾不同我，吾與爾闕。』足下從容倚棘，聽斷於其間，曰：『皆不可也。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，環杖自誣於掌中，以足下之精明特達，而判訟若斯，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』。」《通源》曰：「吾不翔翮於四果，卿尚無疑其集佛，吾融不翔於五通，而於集道復何晦。」周之問曰：「足下不翔翮於四果，猶勤集於佛教；翮不翔於五通，何獨棄於道跡乎？理例不通，方為彼訴。」

《通源》曰：「當欲列儒圍道，故先屬垣隙。」周之問曰：「足下通源，唯道源不及儒，吾因疑其闕，是以相訪。但未知融然自道，唯道能，融將道之，融然，修儒可會邪？雖非義本，縱言宜及。相釋本多暇，幸惠餘音。」

(《弘明集》釋僧祐云：「余尋周、張難問，雖往復積卷，然兩家立意，理在初番，故略其後文，旹存義本。」)

與周顒論釋法寵書

（法寵姓馮，南陽冠軍人，寓海鹽，納妻半年，捨家住興皇寺，從道猛曇濟，學成實論，融與顒書稱之。）

古人遺族，故留兒女。法寵法師絶塵如棄唾，若斯之志，大矣！遠矣！

論

門論

吾門世供佛舅氏奉道。道也與佛，逗極無二。寂然不動，致本則同，感而遂通，達迹成異。其猶樂之不沿不隔，五帝之祕，禮之不襲三皇之聖。豈三與此皆殊時故不同其風，異世故不一其義，安可輒駕庸愚，誣詷神極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，道人與道士獄是非。昔有鴻飛天道，積遠難亮，越人以為鳧，楚人以為乙。人自楚越耳，鴻常一鴻乎！夫澄本雖一，吾自俱宗其本；鴻迹既分，吾已翔其所集。汝可專遵於佛迹，而無侮於道本。書於二何、兩孔、周剡山茨。

《少子致書諸遊生者》曰：「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，人善言於就暮。頃既病盛生衰，此亦魂留幾氣。況驚舟失柂於空壑，山足無絆於澤中，故視陰之間，雖寸每遽，不縫不徙也。欲使魄後餘意，繩墨弟姪，故為門律數感，其一章《通源》二道，今奏諸賢，以為何若？」

周顒難張長史門論書（并問）

（顒於鍾山立山茨精舍，與張融遇，輒以玄言相滯，彌日不解。）

《周剡山茨歸書少子》曰：周顒頓首，懋製來班，承復峻其門，則參子無踞，誠不待獎。敬尋同本，有測高心，雖神道所歸，吾知其主，然自釋之外，儒綱為弘，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，黃老實雄也。其教流漸，非無邪弊，素樸之本，義有可崇。吾取捨舊懷，粗有涇渭，與奪之際，不至朱紫，但蓄積懷抱，未及厝言耳。途軌乖順，不可謬同異之聞文，宜有歸。辨來旨謂致本則同，似非吾所謂同；時殊風異，又非吾所謂異也。久欲此中微舉條裁，幸因雅趣，試共極言，且略如左，遲聞深況。

《通源》曰：「道也與佛逗極無二，寂然不動，致本則同。感而遂通，達迹誠異。」周之問曰：「論云：『致本則同』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？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？言佛教者，亦應以般若為宗。二篇所貴，義極虛無；般若所觀，照窮法性。虛無法性，其寂雖同；住寂之方，其旨則別。《論》所謂『逗極無二』者，為逗極極於虛無，當無二於法性邪？將二塗之外，更有異本。儻虛無法性，其趣不殊乎？若有異本，思告異本

之情；如其不殊，願聞不殊之說。」

《通源》曰：「殊時故不同其風，異世故不一其義。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，道人與道士獄是非。昔有鴻飛天道，積遠難亮，越人以為鳧，楚人以為乙。人自楚越耳，鴻常一鴻乎。夫澄本雖一，吾自俱宗其本，鴻跡既分，吾已翔其所集。周之問曰：「《論》云：『時殊故不同其風，是佛教之異於道也；世異故不一其義，是道言之乖於佛也。』道佛兩殊，非鳧則乙。唯足下所宗之本，一物為鴻耳。驅馳佛道，無免二乖。未知高鑒，緣何識本，輕而宗之，其有旨乎？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，恐戰獄方興，未能聽訟也。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，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矣。自應鹿巾環杖，悠然目擊，儒墨闇闇，從來何諍？苟合源共是，分跡雙非，則二跡之用，宜均去取，奚為翔集？所向勤務唯佛，專氣抱一，無謹於道乎。言精旨遠，企聞後要。」

《通源》曰：「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。」周之問曰：「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，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。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？為當本一末殊為本末俱異邪。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，理類所關，不得無請。」

序

問律自序

吾文章之體，多為世人所驚。汝可師耳以心，不可使耳為心師也。夫文豈有常體，但以有體為常，政當使常有其體。丈夫當刪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制《禮》、《樂》，何至因循寄人籬下。且中代之文，道體闕變，尺寸相資，彌縫舊物。吾之文章，體亦何異，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，綜哀樂而橫歌哭哉？政以屬辭多出，比事不羈，不阡不陌，非途非路耳。然其傳音振逸，鳴節竦韻，或當未極，亦已極其所矣。汝若復別得體者，吾不拘也。吾義亦如文，造次乘我，顛沛非物，吾無師無友，不文不句，頗有孤神獨逸耳。義之為用，將使性入清波，塵洗猶沐，無得釣聲同利，舉價如高，俾是道塲，險成軍路。吾昔嗜僧言，多肆法辯，此盡遊乎言笑，而汝等無幸。又云：「人生之口，正可論道說義。惟飲與食，此外如樹網焉。」吾每以不爾為恨，爾曹當振綱也。

誡

臨卒戒子

手澤存焉，父書不讀，况文音情，婉在其韻。吾意不然，別遺爾音。吾文體英，絶變而屢奇，既不能遠至漢魏，故無取嗟晉宋，豈吾天挺，葢不隕家聲。汝若不看父祖之意，欲汝見也，可號哭而看之。

詩

白日歌

《序》曰：「懸象著明，莫大于日月。」而彼日月不能不謝，固知無準，衰為盛之終，盛為衰之始。故為《白日歌》。

白日白日，舒天昭暉。

數窮則盡，盛滿則衰。

蕭史曲

引響猶天外，吟聲似地中。

戴勝噪落景，龍歟清霄風。

憂且吟

鳴琴當春夜，春夜當鳴琴。

羈人不及樂，何似千里心。

別詩

白日山上盡　　清風松下歇

欲識離人愁《張長史集》作「悲」。　　孤臺見明月

附錄

本傳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